**媒体和政府，公众关系探讨——以《幻影公众》为基础**

传统民主理论的实现建立在公众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将公众描绘成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拥有超越个体意愿的统一意志，是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有机体，具有很高的智慧，能够应对各种问题，是无私与普世的名词，是各种标准规则下的楷模。 在一些实行全民选举的国家，国家设想拥有投票权的选民能够充分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的政治素质等等。因而为了给这些公众提供参政的便利，这些实现全民民主的国家，政治对于公众具有很大的透明度，例如民众可以旁听议会会议。

然而传统民主理论下的公众在李普曼看来，其实是不存在的，但这样的公众是传统民主所需要的。

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的开头就指出“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最后一排的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

一方面公众自身的种种原因导致对于政治问题的倦怠，另一方面政治导向的传媒并未给公众提供良好的认知环境。

一个选民对政党进行选择从而完成投票，这个过程看似闪烁着民主的伟大光辉，但实则充满了形式主义。选民没有参与建设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治理机器，这样一个机器拥有无数的政府官员，行政组织，然而选民对此知之甚少。除此之外，在搞懂这些之前，他自己还有一堆合同，债务、条约和法律要去处理。公民大众只能是偶尔了解、评判这些事件，很难形成持续的关注。虽然残忍，但是比起传统民主理论中的公众形象，李普曼认为这样的公众才是真实且广泛存在的。

其次，即使公众有了能力与精力去关注社会公共事件，然而经过媒体传播的信息与创设的拟态环境却拉长了公众与政治事务的距离。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对舆论的传播过程中进行详细的分解与研究，公众在传播中往往是被动的，媒体才是那个掌握了全局的人。媒体既非国家的机器，也非人民的机器，而事实是它却可以影响两者。为了媒体的长久生存与发展，媒体在掩盖政府和向人民坦白之间周旋，寻找平衡点。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多次提到拟态环境对政治人物，政治事物的再塑造，反映舆论中媒体时而依附于政府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的独立。媒体迫于政治压迫，不得不为政府说话，但又迫于公众对于言论自由的要求巧妙的周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在具体实践中，媒体在传达政府形象或作为时，总是会使公众据此而产生的印象，与现实情况产生差距。这部分差距不只根属于媒体作为二次传播媒介的误差，也是时代作用下的报人所共同导致的。

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作者对传统民主理论塑造的公众形象提出反对，并塑造出一个不同的，令人失望的，但却更接近事实的公众，一个根植于错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幻影”。

传统民主理论对于公众形象的定位过分理想，此形象下公众的价值也不真实。李普曼认为公众价值的形式是错误的，他认为，公众有其特殊作用，他们的作用在于加持某种观点，而非提出某种观点。

“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是旁观者的声音。”

作为一种力量，公众能够给已存在的观点实现的可能，比如强权下的革命，新的法律条文的通过与否等。公众在政治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判例法中的陪审团的作用，公众的话语表达形式是选择而非提出。但陪审团对于案件的判断是基于通过双方律师对于案件的充分解读，而现实中的民主则可能不如审判来的严谨。

于是民意争取就慢慢向辩论靠近，政治领袖利用媒体不断站起来立论，驳论。如陪审团的人关注律师过往表现，把这些表现纳入判断律师说辞信任度的考量里一样，民众也会关注政治领袖的形象，甚至其他可能跟议题毫无关系的点。

民众渐渐习惯这样的民主方式，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一步深入舆论讨论中。于是为了提高民主实行的质量，就只能寄希望于政治领袖，实行精英政治。

这样的情况下，参与政治对于公众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他们只需要根据某项标准选出信得过的一方，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支持他。

《幻影公众》中所反映出来的李普曼的舆论观是对现实层面的一种阐述，而非作者理想层面上对于舆论中各主体的期望。《幻影公众》的写作背景为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事业的上升期。彼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得到了保障。不同于中国社会革命时期，先进报人对言论自由，媒体地位的呼唤，李普曼更多的强调的是媒体能力，敢于为了新闻质量与政府，与人民斗争的能力。

对于媒体，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期待？是英雄主义式的救世主还是统治阶级滋养下趋利避害的“商人”？

梁启超在《敬我同业诸君》中将媒体描绘成教导者，“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一味强调媒体的精英性，缺少对民众重要性的承认。这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或许有用，但在人民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这样的媒体承担的不是传媒的作用而是教科书的作用。

令人失望的是，现实中的很多媒体就是梁启超与李普曼所提出的两种媒体形象的不断切换，在立场上不坚定，特殊情况下无法捍卫自己的言论自语；在业务上不专业，在传递信息时将自己的观点强行将信息灌输给读者。

媒体的定位归根到底就是媒体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优秀的媒体应该在这些关系多做判断，处理好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远离政府的控制，远离人民的意识，靠近政府的工作，靠近人民的话语。

参考文献

[1]马雨桐.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J].东南传播,2010(05):97-99.

[2]程程.舆论是如何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幻影公众》[J].科技传播,2014,6(22):16-17.

[3]林牧茵.重塑民主理论之公众形象——李普曼的重要著作《幻影公众》[J].美国问题研究,2009(02):164-172.

[4]李普曼.《幻影公众》.

[5]梁启超.《敬我同业诸君》.